正誼堂全書

ロ七-13
743
15

門 13
號 743
卷 15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答何叔京

心說已論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

明治三七年 一月三〇日 購求

閒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閒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

御以見教

答吳德夫　獵

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閒勿令閒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

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閒斷但其閒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諭以不易變易爲未發

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
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
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
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
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
各有自然之則若不如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
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
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

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
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
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
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
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益當
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
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
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
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大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

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默不識能聽之否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交論此尤詳於前（因巽山中庸前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因非以性爲不善者窮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推恕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謂善而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卻善字卽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卽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嶇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爲仁之本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　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爲仁爲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

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爲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履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之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如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爲仁之體則孰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爲表裏之相須而可類求也哉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槩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之之方然後就此懇實下功夫閒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爲爲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當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立妙反失本指也直敘胸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如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

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卻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

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贊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

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
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
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磋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
甚呶呶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
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卻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
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
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
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
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
迫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卻甚

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
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卻自可惜也恭
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得
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
既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
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
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
也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敷學之功交相爲助政自不惡但

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卽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鼎皇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卻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意嘗論之以爲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胷次虛明直截然後眞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學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卻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

代語之諭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眾說回互恐轉生逃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

矣故前旒蔽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强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纏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悞不知卻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無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穴若一一

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卽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紀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麤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

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議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麤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胷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

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諭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胷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攘而紕繆也又況來諭已指無是而餒者爲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但爲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耶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爲器積土爲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諭雖亦不敢據以爲說然其所慮恐爲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卻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梗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暴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爲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

爲血氣而其爲氣者爲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爲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爲紛擾增添究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究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叩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卻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胷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熹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爲愈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疏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冲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强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

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而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

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卻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爾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閒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

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趣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插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閉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無大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既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胷莫作舊時卑汙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見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閒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周舜弼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項平父

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學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諭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完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辨論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譸譸者哉又況賢者之獨理似未甚精其立身似未甚定

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於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卻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怨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余正叔

示諭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瞶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

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聵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其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拯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諭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

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閒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讀爾

答袁機仲　樞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其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無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開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

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儗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諭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謂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說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之不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諭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諭又曰以二

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

明文然揲著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著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有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

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毫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象變而分非本卽有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六十四段也後倣此

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之二亦分爲四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第三爻之相交則生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

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卻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諭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摩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來諭僚目尙

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縣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縣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齕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眞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眞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眞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別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大小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

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
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
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原無實體而畫卦
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諭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
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
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爻固
在卦成之後而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
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
八九六乃揲著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
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

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
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爲哉此事前書
辨之已詳非熹之鄉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
縷縷也來諭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
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
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
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
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

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
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
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
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著則
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
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也
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
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
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
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
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
開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
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
鄙誚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
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

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柄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旋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時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翕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得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

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徧訖誦孟子三二十徧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徧文詞通暢議論精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數過爲佳密處誦數過爲佳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

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

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眞能使人胷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禎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已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貪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

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
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
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
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
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
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
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
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
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
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
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彊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
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
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
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
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
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
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故居上而不驕爲
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
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
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

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
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
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
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擧其必有所
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游講
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
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匡藘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
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答呂伯恭

示諭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
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
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
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
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誕
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
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
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
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
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
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
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
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
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
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眞所謂體
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
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
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
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
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
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天
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
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
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
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
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
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
閒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
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

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諭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卻箇所以然者在胷中其實卻無端的下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汪尚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卽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

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卽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詆詆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奬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

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卽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

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祗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旣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又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

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
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
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
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
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
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
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
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逼情切言不及究伏紙
隕越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
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
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
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
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
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同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
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
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
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
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

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
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
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蹤年而終於拜受私竊
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官之
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歷逼之
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默而亡言哉夫
以熹之狷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闇風而疾之矣獨
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
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
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
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
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
已試不驗之書而不讀之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
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
必脅厥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
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
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
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所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

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想已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逼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答潘謙之

所諭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

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卻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來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

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這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

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諭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

知亦日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敷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閒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龔惟微

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而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卽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眞意而非獨卽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眞實爲學則不若卽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

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卻是全說不符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卻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逃閒高風第劇歎尙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卻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閒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幷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閒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眞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芹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喜比幸麤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諭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且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章季思　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余方叔　大猷

所諭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眞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麤淺之見便自主張卽無由有進處也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間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弭忘然疏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之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惟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為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訟此堙鬱更祈珍衛副此眞禱

答傅子淵

示諭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躁一偏之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諭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諭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卻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諭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亦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即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

也

答郭希呂

示諭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吳宜之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愛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宛然只是書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惟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已麤疏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已處做工夫他

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騷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憙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婉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閒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閒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論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江夢良

示諭學校曲折具悉雖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

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熹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道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號之有可爲鄉導處幸略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答張元德　洽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蚤也此閒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答張元德

示諭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胷中明徹見得道理

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答張元德

示諭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眞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張元德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張元德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考集注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

是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痾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擘拳豎拂之意矣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眞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眞讀書耳

答王晉輔　峴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高國楹

所論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叶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任行甫

塵中汨沒墮了人須是忙裏蚤晚提撕時以書册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鈔取一本亦佳也

同治五年冬福州重刻正誼書局藏版

朱子文集卷之四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連江陳文瀾金波分校
閩縣盧應昌梅士分校